

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之六

曾永義編輯

元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（下）

國立編譯館主編
成文出版社印行

雜識第十五

吳 澄

賦之名何始乎？詩有六義：一曰賦，然有比焉，有興焉，有一詩而全賦比興三體者焉。不獨賦而已矣，雅亡於東遷，風終於陳靈。刪詩之後，不復有詩，六義隱矣。楚屈子遭纓放逐，寫其忠愛眷戀之心，誠貫金石，光奪日月，其辭則興少而比賦多，故後人或名之曰賦。宋玉之徒，從而和之；然高唐等作已非騷體，其後遂爲漢司馬楊班之賦，豈復離騷比哉？然擬以今之賦，則相去又不知其幾等也。而子雲猶且謂之壯夫不爲，使見今之賦，則其言又當何如？子雲身自好之，猶爲此言，使不爲子雲者，則其言又當何如？歷魏至唐愈昌，愈變愈卑，獨隋李諤能覺其謬，曾謂今世之士大夫，而所見反出於隋人後乎？愚嘗愛致堂胡先生之言，曰：「詞賦本於離騷，而不逮騷遠矣；聲韻四六本於詞賦，而不逮賦又遠矣。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，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，惟務採摘對偶，一韻爭奇，一字競巧，緝綴成文，去本愈遠。父兄詔子弟，師長訓生徒，皆汲汲孜孜焉，不爲此，則不足以收聲名，躋仕路，一旦得官，回視曩昔芻狗之不如也。所用非所學，所學非所用；人才大壞，其害豈小小哉？」嗚呼！旨哉！言也。然則今之賦，其可醜也？如此則將絕之而不爲乎？曰：「朝廷方以此而設科，布衣必藉此而進身，士如有志於遜世離羣則可矣；然不仕無義，愛身獨善，亦聖賢之所不許，則亦姑從俗而爲之可也。第所學，則當求之於此外焉爾。孔子之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；獵較猶可，何況於賦？咸淳四年戊辰夏四月九日。」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二）

答孫教諭誄書

吳 澄

……第二篇所講七月詩，發明朱子集傳之說透徹，最爲平實穩審。第三篇中一節，猶合商量。蓋風、雅、頌乃樂章之名，其音節各異，如今慢詞、小令之分，雖欲以彼爲此，以此爲彼而不可得，非編詩者可以己意移易。今若曰七月本可列於雅，惟雅有篤公劉矣，故實之豳風。生民本可以列於頌，以頌有思文、后稷矣，故實之於雅。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。由人以意安排也。七月乃夏時之詩，豳國民俗所作，自當爲風。其後周公取其詩以教成王，俾知先公風化之由，周家王業之始，非周公追想當時民俗於千載之後而擬作也。生民乃祭姜嫄之後，飲酒受釐時所歌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，自當爲雅。蓋祭祀之時，歌之於鬼神者，頌詩也。受釐之時，歌之於生人者，雅詩也。況頌詩與雅詩之體製，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七）

出門一笑集序

吳 澄

唐人詩可傳者不翅十數百家，而近世能詩者何寡也？場屋舉子多不暇爲，江湖游士爲之又多不傳。其傳者必其卓然者也。往年鑑溪廖別駕，以名進士爲學子師，旣宦遊，徧歷嶺表，始有詩曰「南冠吏退」；其從子業舉子，未仕，亦有詩曰「月饑漁笛」。吏退之語，清而韻；漁笛之聲，奇而婉。雖不傳於人，吾固知其詩也。雲仲亦別駕君從子，自選舉法壞，而其業廢，遂藉父兄之餘爲詩，且韻且婉，鏘然不失其家法。顧取

黃家詩，題其集曰「出門一笑」。黃詩自爲宋大家，然諸家中一家耳。水仙之辭又一家中一句耳。而奚獨有取於是哉？此句與老杜寒江山閣之句同機，於此悟入，橫豎透徹，則一句而一家，一家而諸家，諸家而數十百家，躋于晉魏漢周可也。詩至是其至矣。雲仲其然之乎？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戴子容詩詞序

吳澄

里中謝從一丈長於詩，鄧聞詩兄長於詞。予於二者皆未之能也。戴子容，詩見取於謝，詞見推於鄧可矣，而予又何知焉？然一有怪者，謝非不能詞也，鄧非不能詩也。今爲子容序引，似各以其所長自好，而不合于一。主詩者曰詩難，主詞者曰詞難；二說皆是也。第以情性言詩，以情景言詞而不及性，則無乃自屈於詩乎？夫詩與詞一爾，歧而二之者，非也。自二之也，則詩猶或有風雅頌之遺，詞則風而已。詩猶以好色不淫之風，詞則淫而已。雖然，此末流之失然也。其初豈其然乎？使今之詞人真能由香奩、花間而反諸樂府，以上達于三百篇，可用之鄉人、可用之邦國，可歌之朝廷而薦之郊廟，則漢魏晉唐以來之詩人，有不敢望者矣。尚何嚶嚶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？子容以予言爲何如也？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董震翁詩序

吳澄

宋參政簡齋陳公，於詩超然悟人，吾嘗窺其際，蓋古體自東坡氏，近體自后山氏，而神化之妙，簡齋自

簡齋也。近世往往尊其詩，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吾鄉董震翁新學詩，觀其古近體一二，不選、不唐、不派、不江湖，問曰：「君嗜簡齋詩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夫學者各有所從入，其終必有所悟。大音希聲，未必諧于里耳。君能不以人之好不好爲意，而嗜之不厭，其可畏也已。參政公得專美哉？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鄔性傳詩序

吳澄

吾里中，近代自有吳公詩，其言藹然，其味悠然，吾愛其詩而不及識。後讀晴窓郎君所作，光彩透紙背，精神奪人目。蓋亦似其爲人，吾識其人而不及事。晴窓君有子性傳，七律工甚，字有眼，句有法，光彩精神既不減其家傳，而又有所謂藹然者。文章與世道相爲升降，每歎前輩風流餘韻不可復得，一旦見有似之者焉，如之何其不躍然而喜哉？性傳之詩方進而未已，他日不涉宋人陸級，而詣唐人突奧者也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聶詠夫詩序

吳澄

往年有爲余誦詩一二章者，余驚怪曰：「是無場屋舉子氣，又非江湖遊士語，作者其誰歟？」曰：「梅山聶詠夫。」……今閱新舊二藁，會意處愛之不能忘。蓋津蒲、陽沂、山陰，分派江西，拾級半山而睥睨唐人者也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鄧性可刪稿序

吳 澄

國風、雅頌列於經，說者云：「自三千刪之而三百爾。曾經聖人手，議論安敢到。漢魏以來，諸詩入蕭選者，刪非不嚴，而識者有遺憾焉。然則詩固不易，而刪亦未易也。唐人佳篇，世共嗟賞，觀其全集，輒令人弛然。雖詩中數大家，猶不可無揀擇去取，所存至簡而至精。惟近世簡齋陳去非詩，蓋其所自刪也。友人鄧性可亦自刪其詩曰「刪稿」。吾讀之，欲再有所去取而不能。吾鄉詩人如趙成叔、甘泳之，它處所無也。流風餘韻之所霑溉，往往能詩，而能如吾性可者寡矣。既不多得而又刪之，則其不輕於示人，而欲必於傳世可知已。昔人詩至老而益工，性可年方疆而詩已若是，吾及見其老也。成叔泳之，豈得專詩名於斯郡斯邑哉？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孫少初文集序

吳 澄

世之詩人之文能爲今之作者，特也；能如昔之作者，亞也。既不能以名於今，又不能以方於昔，而有作焉，妄人爾，庸人爾。噫！皆是也。予讀豐城孫少初集，其於今雖未至自成一家言，其於昔則固弟陸務觀，兄劉潛夫而有餘矣。……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曾志順詩序

吳澄

……宋詩至簡齋超矣。近來人競學之，然學而肖，肖而成者幾何人哉？曾志順年未三十，學簡齋，可畏也已。其未盡者，百不一二，底于成也夫何難？……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湛季岩詩序

吳澄

丁酉冬，見湛季岩詩，詠物工而用事切，謂曰詩誠佳。然吟詩必此詩，或非詩人所尚爾。壬寅春，又見之，則體格與昔大異。問曰：「近讀何詩？」曰：「簡齋。」余曰：「得之矣！」乃題而歸其篇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謝仰韓詩序

吳澄

……蕭君大方評其詩曰：「長篇浩如江河，短章絢如雲錦。」余讀之，信然。獨君家大謝，猶不無靳惜衣鉢意。異時浩乎流轉中，有波而無波；絢乎美麗中，有文而無文。雖別起江西一祖可也。此衣此鉢舍君將誰歸？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何友聞詩序

吳 澄

詩貴有其影、有其神、而無其形。何友聞詩篇無滯句、句無俚字，機圓而響清，雖未遺於形，而已不形於形，可謂能也已。余最愛草亭何君詩，又愛何山太虛詩，友聞草亭之從子，太虛之族父；何氏三世而能詩者，余見其三，盛哉！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聶文儼詩序

吳 澄

學詩者若有適也，適必於其道，則未至而可至；不以其道，則愈至而愈不至。清江聶文儼詩，不俗不腐，蓋望參政陳公之門而適之以其道者，余知其至也有日矣。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張仲默詩序

吳 澄

詩必有其本。近世之爲詩者，不知其幾千百人也；人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篇也。求其一句能如「池塘春草」、「楓落吳江」之可傳者或鮮矣；況望其能如唐之陳、李、杜、韋，宋之王、蘇、黃、陳，可以成家而名後世也哉！然則家有其業，集有其板；卒歸於覆瓿而已。其用力非不勤，不謂之愚且拙乎？是無它，

不脩其本爾。大德六年冬，於青州遇張君仲默，與之同舟，而比日相與語，而知其學之知所本也。……故其詩亦和平沖淡似其爲人，讀之可以見其志，固非世之務聲音彩色以爲詩，以銜於人而干於時者所可同也。君汴人，名道濟，年踰五十。……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歐陽齊汲詩序

吳 澄

歐陽生歌行如夔峽春濤，淞江秋潮；其勢如屋，如山，如迅雷、颶風，不可禦，何可近也？雖然，水之爲物，洶涌澎湃，瀚漫滔汨，淪漣洄洑，泓涵澄深，是不一德。觀之於源，源混混之初，已駭目怵心；繼此，其千態萬狀不可名者。水哉！水哉！世以廬山高闕六一翁，政恐壺子笑人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滕司業文集序

吳 澄

宋氏南渡，中州亦尙文治，風聲習氣不泯。逮于天朝之興，往往有能文之士，集之行於世者，槩可覩也。……予客廣陵，識中山王祁，知其師滕侯仲禮之爲人，蓋有學有行而有文者也。一日示予東庵家藏類藁，……請贊一語，辭曰：「予不及識子之師，而何足以知其文？雖然，試讀一二，粹然、溫然、悠然、粲然，根之以義理，翼之以華英，信乎有學行者之言也。」……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張達善文集序

吳 澄

昔之爲文者曰：「不蹈前人一言一句。」或曰：「此文人之文爾，儒者之文不如是。儒者托辭以明理，而非有意於文也。雖然，周子之太極圖通書，張子之訂頑正蒙，程子、邵子之易傳序、定性書、觀物篇前，無是也。朱子祖述周程張邵，而辭莫有同者焉。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？彼文人工於詆訶，以爲洛學興而文壞，夫朱子之學不在於文，而未嘗不力於文也。奏議倣陸宣公而未至，書院學記曼衍繚繞，或不無少損於光潔。若他文，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，陶謝陳李之律呂也。律之、呂之、規之、矩之，而非陶、非謝、非陳、非李、非韓、非柳、非歐、非曾也。是豈區區剽掠掇拾者，而猶有詆訶者乎？噫！儒生之立言也，難矣。東平教授張達善，……余讀其文集竟而歎吾達善之學，殆非庸淺者之所能窺，議論正，援據博，無一語不有根底，貫穿縱橫，儼然新安氏之尸視也。苟有關於人心世教可矣，而暇弊精神，爲夸末俗計哉？序記筆勢翩翩，尤在諸體之上，經說等類，達善既不可作，而予亦何能獨審其至，當絕伯牙之絃，過惠子之墓。夫孰察予之悲慨也夫？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胡器之詩序

吳 澄

豫章胡璉器之古體詩，上逼晉魏，近體亦占唐宋高品。蓋自騷選以來，作者之辭志情性，淳澹胥次，見

趣議論，往往度越輩流。非特其才之清逸，亦其學其識有以副之。是三者一繇乎天，二繇乎人，人者日進日崇，則天者與之俱，他日當自爲。胡器之詩，不止肖魏晉、唐宋某人而已。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詩府驪珠序

吳澄

嗚呼！言詩，頌雅風騷，尙矣。漢魏晉五言訖于陶，其適也。顏謝而下弗論，浸微浸滅；至唐陳子昂而中興。李、韋、柳因而因杜，韓因而革律。雖始於唐，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，非但句工、語工、字工而已。嗚呼！學詩者靡究源流，而編詩者亦漫迷統紀，胡氏此篇其庶乎？……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曹壁詩序

吳澄

……曹壁，予同郡英甫之從子，名甫之子也。手詩一編以呈於雪樓公，且以請於余試閱一二。蓋聞然屏絕時俗哇麗之音、塗抹之態。余驚異焉。謂曰：「子詩已得第一，詩體惟益培其根，益浚其源，則語意不求高而高，不求新而新，不求奇而奇，不求工而工，至是甚至矣。……」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皮昭德詩序

吳澄

詩之變不一也。虞廷之歌，邈矣弗論。余觀三百五篇，南自南，雅自雅，頌自頌，變風自變風；變雅亦然，各不同也。詩亡而楚騷作，騷亡而漢五言作。訖于魏晉，顏謝以來，雖曰五言，而魏晉之體已變，變而極于陳隋，漢五言至是幾亡。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，上復晉魏漢，而沈宋之體別出。李杜繼之，因子昂而變；柳韓因李杜又變，變之中有古體、有近體，體之中有五言、有七言、有雜言，詩之體不一，人之才亦不一，各以其體，各以其才，各成一家言，如造化生物，洪纖曲直，青黃赤白，均爲大巧之一、巧。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，而況後之作者乎？宋氏王蘇黃三家，各得杜之一體。涪翁於蘇迥不相同。蘇門諸人，其初略不之許，坡翁獨深器重，以爲絕倫，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。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爲尙，而極詆涪翁。噫！羣兒之愚爾，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，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，不合不公，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？清江皮潛，才優而學贍，其爲詩也，語工而句健，蓋諸家無不覽，而守涪翁法嚴甚，余深喜之，而意晁張者流，或未然也。故具道古今之變，以與能詩者共商焉。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蔡思敬詩序

吳 澄

唐人詩數百家，一集中可觀者無幾。豫章蔡獻思敬集，七體無一體不佳，每體無一篇不佳。若與唐人集並行，此集當爲第一。雖然，體凡七，題止七十五，惟約故精，繼此約者博，精者不雜，縱橫顛倒，自成一。則爲曹、爲阮、爲陸、爲陶、爲陳、爲李、爲杜、爲韋，吾何間然。
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九）

馬可翁詩序

吳澄

馬可翁簡直任氣，……詩效昌谷者逼昌谷，效山谷者逼山谷，它作亦作往往賢於人。……韓子有云：「磨礱去圭角，浸潤著光精。」請以斯言爲子修辭之則，亦爲子修身之則。……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東麓集序

吳澄

主簿石君以東麓張君詩文四卷示余，余讀之理勝氣勝。詩文以理爲主，氣爲輔，是得其本矣。其詩不尙纖穠，不拘拘於法度，以文爲詩者也。其文不尙俳麗，不屑屑於言辭，以質爲文者也。……（吳文正公

集卷之十）

陳善夫集序

吳澄

宋三百年，文人未有過吾荆國丞相者，詩人亦未有過吾荆國丞相者。詩人名其後有二謝氏，文則未有嗣焉者也。近年邦人類多學詩，陳君善夫，最久最能，清才逸思，洋溢動盪。丙子以前初藁，已不肯作江鮓以下語，況年彌老彌變，詩彌變彌工乎？詩之外有文，又難已。老杜詩如此而拙於文，老蘇文如此而短於詩；

兼此二長有鄉相，在山川之奇秀鬱發，何幸再見其人哉？陳家詩如伯玉、如履常、如去非，家法自不待它求。文乎！文乎！亦惟鄉相是式。雖唐柳韓、漢班馬復生，且將引而與之，並，而它奚足云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鰲溪群賢詩選序

吳 澄

詩經有十五國之別，土風各不同。邶鄘皆衛也，而不繫之衛。魏亦唐也，而不繫之唐。何也？國別之中又有不同者；來者不容不本其地，編者不敢不離其篇也。國風遠矣！近年有中州詩，有浙間詩，有湖湘詩，而江西獨專一派。江西又以郡別，郡又以縣別，豈政異俗殊而詩至是哉？山川人物固然，而然，土風自不可以槩齊也。……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丁暉卿詩序

吳 澄

李太白天才，間氣神俊，超然八極之表，而從容於法度之中，如夫子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。故曰詩之聖，槌黃鶴樓、倒鸚鵡洲，此以夢語觀太白者。丁暉卿！近年有中州詩，有浙間詩，志則高矣；才氣果能追太白矣乎？可也。暉卿交東原趙少府久，少府如程將軍是哉？山川人物固然，而然，杜季良，余固以謫仙人相期待，少府君以爲何如哉？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熊君佐詩序

吳澄

豫章熊君佐嗜好雅淡，能自脫於一切世味之中。是以詩似其人，若草木生天香，若花盡春容瘦，不事雕琢而近自然。細評古今，難爲別則，予亦未能窺其何如也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劉志霖文稿序

吳澄

近年廬陵劉太博以文鳴，沾溉膏馥者不少。然學之者字其字，文其文，形模響歎，事事逼真，幾若孫叔敖之衣冠。……文之病或頗僻，或淺俗，或冗羨，或局促，或泛濫，或滯濇，或疏直，或繁碎，或浮靡，或枯稿，而志霖一無有。色炳炳、聲琅琅、勢滔滔汨汨，不太博而太博，其可謂善學矣哉！其可謂能言矣哉！雖然，文有本，非徒能言而已。若韓氏、若柳氏、若歐陽氏、若老蘇氏，縷縷自陳其所得，志霖於四家熟之、復之，必知其所得之由，他日轉以告我。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黃體元詩序

吳澄

黃體元妙年有詩，評者謂似江西派。余謂不然，氏黃也，詩不黃也；何也？黃沉重，此輕飄；黃嚴靜，

此活動；黃密塞，此疏通；黃硬健，此軟美；不必其似而惟其可，最爲善述前人者。妙年能此，奇矣。……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黃養源詩序

吳 澄

詩自風騷以下，惟魏晉五言爲近古，變至宋人，寢以微矣。近時學詩者頗知此，又往往漁獵太甚，聲色酷似而非自然。黃常養源詩，清以淳進，進而上，當與世之學魏晉者不同。然養源年少，有志其學，豈止工詩而已乎？予之所期，蓋在彼而不在此也。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楊桂芳詩序

吳 澄

清江楊桂芳，工詞賦而善歌詩，詩甚淳美。然桂芳才與年俱盛，非山澤枯槁、田野閒曠者。由詞賦而歌詩，由歌詩而上達屈騷、風雅頌之旨，聲其聲，實其實；則爲子而孝，爲臣而忠；政可以官，言可以使；詩之爲詩，蓋如此，豈徒吟咏風花雪月，如今世所謂詩人而已哉？予將有俟于子。
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周立中詩序

吳 澄

自進士業廢，而才華之士無所寓於其巧，往往於古近二體之詩。然稍有能，輒自負曰：「吾能是足矣。」豈知士之爲士，有出乎詩之外者哉？豫章周邊立中，純謹俊秀，能進士業而又能詩，用意到處，古可逼魏晉，律可如唐人。……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伍椿年詩序

吳 澄

詩本乎氣而形於言，伍椿年有氣有言者也。詩宜工，又因詩而治氣審言焉。俾氣調而言度，則詩浸浸乎古矣。其爲人溫柔敦厚，而不愚深於詩者如是，古之教也。……（吳文正公集卷之十）

譚晉明詩序

吳 澄

詩以道性情之真，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，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，何也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。漢魏逮今，詩凡幾變，其間宏才碩學之士，縱橫放肆，千囊萬狀。字以鍊而精，句以琢而巧，用事取其切，模擬取其似，功力極矣。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，則亦以其不鍊字、不琢句、不用事，而性情之真近于古也。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，各是其是，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？宜黃譚德生晉明，天才飄逸，綽有晉人風致。其爲詩也，無所造作，無所模擬，一皆本乎情之真，瀟灑不塵，畧無拘攣、局束之態，世之以鍊字琢句用事爲工者，或不相合，而予獨喜之之深，蓋非學陶韋而可入陶韋家數者也。故觀其詩可以見其人，彼詩自詩